

2025年高考作文『试水』篇(二)

沉默的图纸与歌唱的建筑
——论建筑师的民族情怀

肖遥

老舍笔下那位“心里直翻腾，开不了口”的鼓书艺人，让我想到梁思成在考察山西应县木塔时，曾长久地伫立在塔前，不发一言。这种沉默不是无话可说，而是对千年文明积淀的敬畏。1937年，当日军铁蹄逼近华北时，建筑师们在五台山发现佛光寺唐代木构建筑。林徽因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们像是发现了稀世珍宝，却又担心它会在战火中消失。”这种既兴奋又忧虑的复杂心情，正是文化守护者特有的沉默。贝聿铭在设计苏州博物馆时，好几个月在苏州园林中静坐，倾听白墙黛瓦的无声诉说。建筑师的沉默，是对场所精神的深度阅读，是对文化脉络的虔

诚聆听，这种沉默比任何喧嚣都更有力量。

艾青“用嘶哑的喉咙歌唱”的意象，让人想起林徽因在肺病缠身、战火纷飞的年代，仍坚持完成《中国建筑史》的壮举。她的研究不是书斋里的纸上谈兵，而是用生命丈量每一处古建遗存。贝聿铭在设计苏州博物馆时已届耄耋之年，他坦言这是“职业生涯中最困难的项目”。方案几经修改，遭到多方质疑，但他坚持“要让传统园林精神在现代建筑中重生”。最终，他用现代材质重构了传统园林的空间序列，白墙黛瓦的意象与钢结构玻璃和谐共存。

最伟大的建筑作品，往往诞生于建筑师“带血的手”的拥抱

之中。穆旦“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的诗句，揭示了优秀的建筑作品往往诞生于文化断裂的痛楚与重建的渴望之中。

印度建筑师巴克里希纳·多西在设计印度学研究院时，深入研究当地气候与传统建筑智慧，用现代混凝土塑造了富有印度特色的空间序列。多西说：“真正的现代性不是西化，而是让传统获得当代表达。”他的作品见证了印度从殖民地到独立国家的文化自觉过程。中国建筑师张永和的“二分宅”重新诠释了传统四合院的空间逻辑。他将住宅一分为二，中间形成共享庭院，既保持了私密性，又创造了邻里交流的可能。这种设计回应了当代中国社会从大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的现实，同时又延续了“天人合一”的传统居住理念。张永和说：“建筑师要解决的不是形式问题，而是生活方式问题。”他的作品体现了建筑师对社会变迁的深刻思考与文化担当。

从老舍的沉默到艾青、穆旦的歌唱，今天的中国建筑师，既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趋同压力，又肩负着民族文化复兴的使命。他们需要梁思成式的沉默智慧，需要林徽因式的歌唱勇气，更需要王澐和张永和式的文化自觉。他们用砖石书写的历史，共同构成了一个民族最深沉的自传。



肖遥，建筑师、专栏作家

于无声处起惊雷

黄江悦

在沉默与发声之间，民族魂悄然苏醒，那是老舍笔下鼓书艺人面对孩童开不了口的苦涩；是艾青化为鸟雀时嘶哑鸣叫出的对土地深沉的爱；是穆旦用带血的手拥抱着民族的未来——这三重声音的表达，共同昭示在苦难与希望之间，个体与民族对于如何呐喊的选择。

沉默如大地在春雷前的屏息，于无声中展说翻腾潜藏的个体生命力。鼓书艺人，本应以说唱抚慰人心、传递温情，然而，经历了太多离散、痛苦与挣扎，他无法言说。他的沉默不

是冷漠，而是对时代苦难的深切体悟，一如屈原河畔行吟的辄止、陶渊明“欲辩已忘言”的喟叹、嵇康以琴声传达出文人风骨。由此观之，无声本身就是一种“有声”，它是先征者沉痛情感的凝结，是个体抚过心中历史刻痕的呼喊。

突破自我是从肺腑迸发声，以此唤醒民族精神的强烈共振。君可见，杜甫在破碎山河中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呼号，谭嗣同在菜市口发出“我自横刀向天笑”的绝唱，他们都是以啼血之声反对现实的黑暗。艾青选择“嘶哑

地歌唱”，以唤起民族斗志；穆旦以“带血的手”拥抱着众人，以凝聚民族精神。他们勇敢地发声，正是从民族魂最深处涌出的清醒与抗争，是唤醒沉睡民族的一道道惊雷。

当今，我们同样面临着诸多挑战与机遇。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网络上人云亦云的热议，而是一种内在的思考，一种直面现实的勇气，一种发现问题的敏锐，一种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心。“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在雪地里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青春之歌，需青年人以嘹亮嗓音喊出；勇敢地发声，就是不必等候炬火。或许我们的声音起初微弱，但只要坚持不懈，终能汇聚成改变时代的强大力量。

从缄默无声、嘶哑初啼到血脉拥抱，这是一个突破自我、

肩负责任的过程，是民族精神在苦难中淬炼升华的路径。让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用真诚的表达、勇敢的行动，破除时代的焦虑，激荡起一个民族不朽的回声！



黄江悦 安庆二中高二学生

行者的勇气

汪文涛

苦难总是能激发出生命中的真气，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

和民族也如此。我们曾经行走在漫长的苦难中。一次次来自异邦的侵袭，一次次来自自然的暴虐，一番番混浊世道的碾压，甚至于一场场人生的跌宕起伏，都不曾泯灭我们的情怀，反而唤醒了内心最深沉的渴望，激荡出一片酣畅淋漓的生命真气。翻开史册，从一个个跋涉者的追寻、一声声夜吟者的歌唱中，我们无不感触到它的汹涌不息。文天祥以关河沦陷而“留取丹心照汗青”，苏武以北海牧羊而持节十九年威武不屈，屈原以世道浑浊而不顾路途修远上下求索，杜甫以丧乱长夜而泪湿沾襟热肠滚烫。俯之于黎民苍生，那些涂写着苍苍泥土颜色

的容颜中也都埋伏着坚韧不屈的意志，因为他们的真气长在，才有了生生不息的瓜瓞连绵、儿女情欢，才有了百世荣昌的人间烟火、锦绣华章。

越是苦难，越能冲荡开娇弱的呻吟、浮华的绮梦，发见到沉潜在生命深处的本质性力量。老舍《鼓书艺人》中，民间艺人方宝庆迭经苦难，生的欲望、爱的精神、勇的意志，就如烈火焚烧后的坚固舍利，愈发地纯粹晶莹，一把三弦琴足以喷涌出一腔热血、干云豪气：“……只听得风萧萧，水滔滔，隆隆鼓声震撼着将士们的爱国心弦，霎时间，万马奔腾，杀声震天。”这种力量就是人性的力量，是生，是爱，是义，是勇，是正直、善良、节烈、坚忍、光明、坦荡等一切美好的精神元素，

就像地底下的火山，时时刻刻烧灼着心灵，虽然保持长久的缄默，但它暴起的一声惊雷，会让一切的苦难都散作青烟。

我们的民族更潜伏着一座五千年的火山，在一个个国难当头的关口，都会喷薄出燎原的火势。它出自艾青“嘶哑的喉咙”、穆旦“带血的手”，出自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林觉民“意映卿卿如晤”，出自“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些含着血泪的友爱、燃烧着愤怒的激情、抛却了生死的豪迈，氤氲成一个民族的真气，足以焚毁一切屈辱、欺凌、压迫和丑陋。自炎、黄以来生息于斯的亿兆生民，以天为父，以地为母，长其长，幼其幼，同忧患贫贱，共富贵福禄，与“天下疲癃、残疾、惇独、鳏寡”等颠连而无告者皆为兄弟，所植下的命运共同体的情感早已化为共同的血脉，汇聚为同一种磅礴力量。这是文化的力量、信仰的力量，是家国天下的精神崇拜，是埋伏在民族根脉

上的真气，越是苦难，越能展现它的峥嵘气象。

我们都是历史道路上的行者，不管这条道路是风雨沧桑，还是危机四伏，我们都曾经、也终将潇洒前行，一任无往。“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他自横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经历过无数苦难洗礼的我们，还怕再来一场苦难的行军吗？



汪文涛，高中教师，安徽省作协会员